

責任編輯：孫嘉萍

「確是我畢生的遺憾。」
「一日未為人父母，都未能真正領悟母親的慈愛與辛勞，「養兒一百歲，長愛九十九」，母親這份情永不言休，縱使年老體弱，媽媽的關愛永無止境，所以養育之恩不可忘，反哺之情更可貴。每年普天同慶母親節，表達感恩，共聚天倫，確實是人間賞心樂事！」
母愛已昇華為人間最偉大的情感，超越了家庭，成為崇高的象徵，英文直接以 motherland 來表達祖國一詞；數千年來哺育中華民族的黃河、長江亦被譽為「母親河」；廣受民衆愛戴之官員則譽為「父母官」。
我們身為中華兒女，應牢記「沒有家，何有家」，除了孝順父母，感恩圖報，還要以赤子之情，報效國家，方是真正的忠孝仁愛；身為官員，更要廉潔奉公、親民善政，鞠躬盡瘁，為民謀福，中國歷史上記載了很多「父母官」的典範，備受傳頌，流芳百世。縱觀古今中外，很多傑出人物的成功源自母親的愛心與訓導，「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的故事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意義深遠。
「忠孝仁愛」恆古傳承，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精髓，無論是在家庭、在社會，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懷感恩之心，努力報答親人、國家的栽培之恩，相信我們的家庭將更加和睦，社會更為融洽。



母親節感懷

方潤華

春夏五月，萬物葱龍，百花盛放，百鳥爭鳴，彷彿都在歌頌大自然母親的滋潤孕育，此際慶祝我們的母親節，尤感美妙，大家共同感恩母愛的偉大，向自己的媽媽感謝養育之恩。

猶如孤雛的無奈，是我一生的最痛，「子欲養而親不在」確是我畢生的遺憾。

「一日未為人父母，都未能真正領悟母親的慈愛與辛勞，「養兒一百歲，長愛九十九」，母親這份情永不言休，縱使年老體弱，媽媽的關愛永無止境，所以養育之恩不可忘，反哺之情更可貴。每年普天同慶母親節，表達感恩，共聚天倫，確實是人間賞心樂事！」

母愛已昇華為人間最偉大的情感，超越了家庭，成為崇高的象徵，英文直接以 motherland 來表達祖國一詞；數千年來哺育中華民族的黃河、長江亦被譽為「母親河」；廣受民衆愛戴之官員則譽為「父母官」。

福州·紀念丁丁

黃卓才



木棉花正紅，我攜妻飛福州，與香港、深圳來的團友會合。

福州是一個海濱城市，比我想像的還要美麗。從長樂機場驅車進市區，海邊風光旖旎，一路上所見的農村房屋大多是十分洋氣的多層小樓，牆磚色彩鮮艷，好些屋頂建有尖塔，頗顯特色。我們入住市中心的閩江飯店，其所在的五四路高樓林立，氣勢恢弘；附近有國家大銀行、大酒店和大超市，構成了一個非常興旺的現代化金融與消費中心。商場裡人如潮湧，看不到金融危機的跡象。

福州人以一口湯（溫泉）、一棵樹（榕樹）、一塊石（壽山石）為三件寶。我們在飯店內即可享受到舒適的溫泉浴，據說是因為這家飯店正處於溫泉帶。在飯店大堂，我們又欣賞到雕刻着三十多匹奔馬的巨型壽山石；而移步店外，就見馬路兩旁的榕樹亭亭如蓋。當時正下着春雨，但我們在樹下行走竟不濕身。咫尺之內，福州的三件寶都體會到了。

我這是第一次到福州，主要是為了紀念一個人，書畫名家。他叫丁丁，福建畫院前任掌門人和當地書畫藝術的領軍人物。隔行如隔山，要不是這次有機會來參加紀念他逝世十周年的活動，我一定會繼續目「識丁丁」。

我的團友是香港福建書畫會的十多位藝術家，團長是著名詩人和書法家秦嶺雪，我的大學同窗擊友。嶺雪兄泉州人，在港地和福建家鄉聲名廣播，文友和粉絲衆多。作為丁丁生前好友，他這次率團回鄉，首先就是要為紀念這位書畫藝術家的活動出力。香港鄉親的真情讓丁丁家屬非常感動。

紀念丁丁的書畫展和學術研討會在福建畫院舉行，剪綵儀式樸素而隆重。丁丁的大家別具一格，大氣而老到，功力一流，此次展出的都是精品。我特別喜歡的是「飛瀑」二字的條幅，它熔書、詩、畫於一爐，書藝圓熟，畫面直觀，令人很容易聯想起詩仙李白《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意境。他的漫畫也很有水準。一幅《你應該多活動》，寫兩個發膘的中年男人頂着大肚子不約而同地互相告誡，令人捧腹。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言者除了讚揚丁丁的藝術成就，還多頌揚其為人、惋惜其未享天年，聽者無不動容。

利用晚上閒暇，我們參觀了在「三坊七巷」一個博物館展出的「中國近現代名人歷史文獻手跡珍品展」。「三坊七巷」是福州有名的古老街道，這裡走出了林則徐、沈葆楨、陳寶琛、嚴復、鄭孝胥、林紆、林覺民、林徽因、冰心等名人。在這樣一個最能發思古幽情的地方，我們有幸看到了康有為、孫中山等四十多位近現代名人文獻手跡。香港福建書畫會會長、太平紳士施子清趕來與我們見面，他是為丁丁書畫展剪綵的主角之一。

（閩南春行散記之一）

享受工作

西遇塵



清華大學畢業後，三弟去了加拿大發展。在埃德蒙頓，三弟進了一家待遇優厚的公司。我的父母親是農民，中國標準式的，吃苦耐勞，任勞任怨。這些品質，在三弟身上也得到了完美體現。三弟上學，勤奮自律，從不讓人操心。到了加拿大，自然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想給老閩和同事留下一個好印象。

剛畢業的學生，無牽無掛，一心撲在了工作上。三弟初來乍到，沒有什麼熟人，休閒也沒地方去，就把公司當成了自己的家。公司規定，一周上五天班，一天工作八個小時。一般情況，公司不讓員工加班。可三弟待在公司時間，遠遠超過了八小時，雙休日，也在公司工作，打發時光。

後，眉豆最後一次開花。葉子黃了，落了。經霜的眉豆顏色泛紅，紅眉豆格外飽滿光亮。母親將青眉豆、紅眉豆一股腦兒摘下來，開水焯過，曬成眉豆乾兒。寒冷的冬天，偶爾，母親用眉豆燉肉，筋道耐嚼的乾眉豆，吸收了濃濃的肉香，又成了一道極饒人味的菜。

若干年後，當年那些樸素的心願一一實現。如今，我客居南方的一個小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和母親時常會一起懷念北方小院裡自種的菜蔬。母親坐在陽台上曬太陽，會念叨着，這陽台要是能種菜，栽兩架扁豆多好！說完，母親又自個兒搖搖頭。這個秋日母親去買菜，無意中竟遇着了幾斤眉豆。不多，老媽的媽的青眉豆、紅眉豆混在一起，就堆在農人的筐子裡。他鄉遇故知，母親當下心生歡喜，全買了。我把粥碗裡最後幾粒眉豆吃完，母親說，還有，明天再炒一盤。

周秉德的人生之路

馬佳



二〇〇九年四月八日，紹興縣平水鎮春雨濛濛，一群上了歲數的男女簇擁着一頭頭髮灰白、氣質高雅的婦人走向一處山坡綠地進行祭祖，但這裡並不見墳墓和墓碑，原來他們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親屬——而早在幾十年前，根據周總理和鄧穎超的意見，他們就帶頭移風易俗，選地為耕、平了祖墳。帶頭那位婦人正是周恩來的侄女、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長女周秉德。近些年來，我們在各種紀念活動中不時可見這位滿頭華髮、舉止端莊的老大姐的身影。今年三月五日周恩來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當天，周秉德還親臨擁有三十年「學總理，創三好」光榮傳統的江蘇淮安中學，向該校周恩來班高二（十九）班贈送周恩來圖書、張貼周恩來格言，並親筆題詞「為中華之崛起」勉勵淮安學子傳承周恩來精神，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做貢獻。

周秉德曾任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現為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雖已年過古稀，眉宇間卻仍顯露年輕時的清秀與端莊。周恩來夫婦沒有子女，周秉德十二歲就進中南海，成為總理家庭的一員，跟周恩來夫婦一起生活了十幾年。小學畢業後，她考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她所在的幹部子弟班乃留學蘇聯的預備班。在當時，去蘇聯留學幾乎是所有年輕學子的最高嚮往。周秉德的學業在班裡始終列於前茅，但最終她卻出人意料地選擇了中專類的師範學校，要當老師！

醫院也裁員



凍結醫生和高級行政人員的工資，提出全面檢討各員工的待遇是否超標，因公外出乘坐飛機不再坐頭等艙，夜宿旅館也不再住五星級，午晚餐再無紅酒供應，因為院方需要削減一億五千萬開支，甚至正在施工中的新門診部大樓也要暫停，待銀行融資談妥有錢到手才再動工……

追溯美國衆多醫療機構發生財政困難的原因，基本上仍是與金融海嘯有關連。不少醫院將它們的資產投放在銀行或證券商的利潤投資組合中，過去的年份，每年有大约百分之十三回報。可惜投資環境並非永遠一帆風順。眼前百年一遇的險惡風暴，一下子就吞噬了巨大比例的財富，造成嚴重虧損。其次，一向為院方賺取高利潤的選擇性醫療服務，又由於富翁的身家大縮水而減少（全國統計少了三分之一），更有甚者，沒有健康保險的病患者大增，他們先來求診，但並非即時結賬，而是推到保險公司身上，事實上他們因入不敷出，交不起每月的保險金，任職的公司方面，也因生意清淡而自行削減高的醫療保險，以至員工看病，基本上要自己掏腰包，院方碰上這樣一大批「五行欠水」的病人，只好自怨自憫，唯有日後找追債公司追回欠債一途了。

走筆至此，又聽到電台播出一宗財經新聞：美國著名的強生藥業公司（Johnson & Johnson）宣告裁員九百人。早早有經濟學者在電視台上高談闊論，說美國近期華爾街指數上升，似是經濟走出谷底，回升有日。我却不以為然。風暴仍在肆虐，要經濟真的回暖，非再等個一年半載不可，它畢竟創傷太大太深了！

周秉德向伯父伯母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穎超當即表示支持，還說她自己就是十六歲當老師的，眼下國家急需人才，當老師好！周恩來卻未吱聲，周秉德志忑地望着伯父，想聽他最後表態。周恩來只說了一句話：「這種事還是你自己抉擇，你應該學會獨立思考了。」周秉德覺得伯父實際上是同意了，心裡很高興，就報考了師範專科學校。周恩來「獨立思考、自己抉擇」的教誨也讓她銘記終生。在師範學校她依然刻苦學習，門門優秀。她還嚴守家規：無論老師還是同學，誰也不知她是周總理的侄女。

一九五五年，周秉德將從師範畢業，正好北師大來校招生，錄取比例是三七一。品學兼優的周秉德完全可以上大學，但她卻再次謝絕了，她在作文中表明立場：「現在

她的這個決定源於一九五二年看到的一部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該片描述了城市女青年瓦爾瓦娜隻身到偏僻的西伯利亞農村執教的感人故事。當時正值戰爭年代，學校條件非常艱苦，瓦爾瓦娜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成績突出，最終榮膺列寧勳章。十四五歲的周秉德被影片深深感染了，尤其是影片結尾：遍布蘇聯各地的事業有成的學生們回到滿頭銀髮的瓦爾瓦娜身邊為她慶祝生日那一幕，周秉德感動得熱淚盈眶。她一連看了好幾遍，人生的目標終於清晰起來。她在日記中寫道：《鄉村女教師》讓我特別激動，做一名人民教師太偉大了。伯父教導我們要「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在這火紅的年代我也要像瓦爾瓦娜那樣，當一名鄉村女教師，為祖國建設培養人才！

周秉德向伯父伯母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穎超當即表示支持，還說她自己就是十六歲當老師的，眼下國家急需人才，當老師好！周恩來卻未吱聲，周秉德志忑地望着伯父，想聽他最後表態。周恩來只說了一句話：「這種事還是你自己抉擇，你應該學會獨立思考了。」周秉德覺得伯父實際上是同意了，心裡很高興，就報考了師範專科學校。周恩來「獨立思考、自己抉擇」的教誨也讓她銘記終生。在師範學校她依然刻苦學習，門門優秀。她還嚴守家規：無論老師還是同學，誰也不知她是周總理的侄女。

一九五五年，周秉德將從師範畢業，正好北師大來校招生，錄取比例是三七一。品學兼優的周秉德完全可以上大學，但她卻再次謝絕了，她在作文中表明立場：「現在

楊百川

不過，席捲天下的金融海嘯已肆虐美國一年多了，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公司、機構、個人未受衝擊，被稱為最後陣地的醫療行業，也宣告失守。今年年初，該行業每月新增的從業人數，尚有一萬七千人，但它已是去年同期的一半水平，顯然，醫療業也不能與經濟衰退絕緣。踏入三、四月，醫院喊窮而裁員的消息，不斷由美國各地傳出。

本地 Anderson 醫學院，削減人手及工資，自動放無薪假期三管齊下。紐約市一間擁有三萬九千名員工的 Presbyterian 醫院，先解僱四百名員工，再向簽定合約的工人發出電郵，把合約縮短至三星期，而每天上工時間也要自動減少。匹茲堡大學醫療中心 Mayo，凍結醫生和高級行政人員的工資，提出全面檢討各員工的待遇是否超標，因公外出乘坐飛機不再坐頭等艙，夜宿旅館也不再住五星級，午晚餐再無紅酒供應，因為院方需要削減一億五千萬開支，甚至正在施工中的新門診部大樓也要暫停，待銀行融資談妥有錢到手才再動工……

這兩者都是政府與民生所需。自二〇〇七年尾掀起次按風暴，美國經濟體系已裁走了五百五十萬萬人，相反醫學院、醫生診所、護老院及社會服務所，卻增加了五十萬個就業崗位，而美國聯邦政府也一直在招募醫學人才。醫療行業，向來被民衆看作美國就業的避風港，可以承受得起金融海嘯的滔天巨浪。歷史證明，過去這個行業的確可以抵禦得住經濟衰退。美國現有超過一千六百萬人在從事醫療工作，佔美國工作人員的八分之一。新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後，鼓吹醫療、能源、教育是美國未來經濟的三大支柱，人們預測醫療行業會扳升，以最簡單的「一項數據可說明：二〇〇八年的夏天，美國仍短缺十二萬五千名護士」。

國家有很多學齡兒童上不了學，很大的原因就是師資缺乏，不少人人小學畢業就去當老師了。我已經被國家培養了三年，應該趕緊踏上教師行列……」這篇作文被當作範文送到校長那裡，校長稱讚周秉德「政治覺悟高」，並發展她入了黨，當時她才十八歲。

從師範畢業後，周秉德如願以償被分配到北京市東郊區第三中心小學。周秉德做好過艱苦生活的思想準備，想不到學校的條件比想像中的好，她想起《鄉村女教師》裡的瓦爾瓦娜。這一對比，更堅定了努力工作報效祖國的決心。上第一堂課時，她就對全班孩子說：「同學們，新的學期開始了，從今天起，無論是同學還是老師，咱們都要積極上進，在學習上工作上要高標準，在生活上物質上要低標準，這樣才能一輩子知足常樂！」

「文革」中，周秉德作為隨軍家屬，帶著年幼的兒子遠赴貴州。那裡的條件才真是艱苦：麵粉常常蒸不熟，發黏；沒有煤球賣，要自己動手將黃泥和煤粉摻在一起，將其鋪平打實，再用鐵錐割成小塊，曬乾後才能使用。周圍還有人風言風語，說周秉德是周恩來的侄女，更有人說「這不可能！如果真是的話，一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遠房親戚，要不她怎會來這裡受這種罪！」但無論艱苦的生活環境還是別人的猜疑，周秉德都默默承受了，因為她心中始終有瓦爾瓦娜的影子，更有伯父周恩來做自己的榜樣……

四月十八日，由香港婦聯與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一書在港首發。周秉德專程到場致賀，並簽名贈書。周秉德說：「我的伯父周恩來沒有墓碑，但他有老百姓的心碑和口碑！」這是她的心裡話，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心聲。或許，正是「這「心碑和口碑」，激勵她在不同的人生舞台——鄉村女教師、區幹部、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的崗位上，五十年如一日心無旁騖地恪盡職守、默默奉獻！

熱土飛歌

言止善

太陽島是哈爾濱的一個旅遊景點。其實，三十年前，太陽島只是松花江上一個不起眼的小島。後來，令人心曠神怡的歌曲《太陽島》在大江南北傳唱開了，太陽島才成了人們關注的目標。這首歌是作曲家王立平的成名作，他也是歌詞和歌名的改寫者，原來的歌名叫做《到太陽島去》。歌曲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時，王立平並沒有去過太陽島，他憑自己的熱情和想像力創作了這首好歌。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裡天空多麼晴朗／美麗的太陽島多麼令人神往／帶著垂釣的魚竿／帶著露營的篷帳／我們來到了太陽島上／小伙伴们背上六絃琴／姑娘們換好了游泳裝／獵手們忘不了心愛的獵槍。」如此愜意的場景，據王立平解說，正表達出人們對改革開放的激情和對新生活的期待。

湖南的湘西，過去是相對閉塞的山區。作家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那篇小說的主人公是豆蔻年華的姑娘翠翠，讀她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那一方土地的人多麼淳樸善良。

二十年前，從湘西的大山裡走出了一位苗族女歌唱家宋祖英，她的歌成了這塊如詩土地的背景音樂。宋祖英曾去維也納、悉尼、首爾和紐約演唱，因之，湘西逐漸開始吸引世界的眼球。

一九九一年的央視春節晚會上宋祖英唱了首名為《小背簍》的歌，她唱道：「小背簍晃悠悠／笑聲中媽媽把我背下了吊腳樓／頭一回曲曲深山中野果啣／頭一回清清溪水邊洗小手帕／頭一回趕場進了山裡的大世界／頭一回下到河裡我看了賽龍舟／啲啲啲——啲啲啲——童年的歲月難忘媽媽的小背簍。」小背簍、吊腳樓、趕場、賽龍舟，這些可都是翠翠身邊的東西呀，能不令人想一睹為快？如今，湘西的鳳凰城已是一個很火的旅遊景點，不但有國內外的遊客紛至沓來，而且有些外國朋友常年就住在沱江邊的吊腳樓裡呢。

震撼心靈的音樂，可以飄洋過海，成為全人類的財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世界推薦十首以愛情為題材的民歌，其中有一首中國歌。它唱道：「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呀／張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地哟」。這是什麼地方的民歌呢？原來歌中有交代：「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康定，中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以前，它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商品集散地，三國蜀漢時被稱為「打箭爐」（藏語，意為兩河交匯之處），清朝的康熙皇帝將其定名為「康定」。康定現有人口十萬，主要為藏漢兩族。你若倘佯在康定街頭，可以買到張大哥犛牛肉乾，吃到李大姐米粉。

記者去採訪一位八十多歲的李姓老太太，她的丈夫姓張。記者問她是不是就是《康定情歌》裡的李大姐，她笑而不答。

青眉豆，紅眉豆

楊 暖



再好吃的菜，吃多了也煩，何況是素淡的眉豆。經常吃，天天摘，後來母親煮飯再喊我摘眉豆，我就老大大不高興。甚至巴不得眉豆架子倒了散了才好。可不吃眉豆，秋天的鄉村裡哪有可吃的菜？大白菜還在包心，胡蘿蔔正長個兒，整個秋天裡，唯有眉豆就像個心眼實誠的憨人，一股腦兒結得滿院滿牆都是青眉豆。

好在青眉豆的光景很快就過去了。秋霜後，眉豆最後一次開花。葉子黃了，落了。經霜的眉豆顏色泛紅，紅眉豆格外飽滿光亮。母親將青眉豆、紅眉豆一股腦兒摘下來，開水焯過，曬成眉豆乾兒。寒冷的冬天，偶爾，母親用眉豆燉肉，筋道耐嚼的乾眉豆，吸收了濃濃的肉香，又成了一道極饒人味的菜。

若干年後，當年那些樸素的心願一一實現。如今，我客居南方的一個小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和母親時常會一起懷念北方小院裡自種的菜蔬。母親坐在陽台上曬太陽，會念叨着，這陽台要是能種菜，栽兩架扁豆多好！說完，母親又自個兒搖搖頭。這個秋日母親去買菜，無意中竟遇着了幾斤眉豆。不多，老媽的媽的青眉豆、紅眉豆混在一起，就堆在農人的筐子裡。他鄉遇故知，母親當下心生歡喜，全買了。我把粥碗裡最後幾粒眉豆吃完，母親說，還有，明天再炒一盤。

對她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眉豆給葵花家當鮮。鄰居很和睦，通常兩家的孩子也要好，就像我和葵花。清晨去上學，葵花趴在院牆邊喊一嗓子，我就應一聲。兩人揹着書包，噙噙噙噙的，結伴去學校。

讀書的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妮兒要好好念書，念大學，去過外面的好日子，天天好衣裳好菜的。母親的話，我記到現在。兒時的心願樸素得近乎。於這鄉間的眉豆。然而，就是這個樸素的願望支撐着我——考大學，找工作，掙錢，再不要頓頓拿眉豆下飯了。記憶中的眉豆不好吃，可能吃得太多。

一窩的，一朵就是一隻書包眉豆。

也記得那時，和葵花家是隔牆而望的鄰居。不高的土牆上，這邊是我家種的青眉豆，那邊是葵花家的兩架絲瓜。有幾塊樹皮的絲瓜快像爬爬過院牆，攀爬在我家的眉豆架上，掩着偷偷兒偷菜。母親爬了絲瓜炒來吃，再讓我端着新摘的青